

毛詩

卷十八

大雅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118

2
诸暨图书馆
— ZHUJI LIBRARY —
藏书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蕩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祁卷內召公公召作皆同

疏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

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

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艾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入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傳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沈云毛音婢益反 之辟必亦反注同

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

傳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

云 疾病人著

重賦歛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

由舊章

辟辟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歛力豔反駿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

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傳

諶誠也

傳

云烝

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常以誠

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

化於惡俗

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

傳

蕩蕩至有終。正義

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歛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教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

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
 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
 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
 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
 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
 故變言託耳其時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
 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
 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辟君釋詁文。蕩蕩至之壯。正義曰蕩蕩是廣
 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
 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
 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為說也。疾病至舊
 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

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歛也君以刑人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謀誠。正義曰釋詁文。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率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傳。咨嗟

也強禦強梁禦善也掎克自伐而姦勝人也服服政

事也 **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

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也**禦魚名反搭蒲侯反聚斂

直遙反下 **天降滔德女與是力** **傳**天君滔慢也 **云**

朝廷同 **天降滔德女與是力** **傳**天君滔慢也 **云**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

惡 **也**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 **文王至**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答文王以紂政

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

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

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持好勝

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

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

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
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容
嗟至政事。正義曰容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
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喜事而抗
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捨好勝
解克定本捨作倍倍卽捨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
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厲王至職事。
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
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
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
呼沈湎俾書作夜其言旣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
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旣異所作
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容嗟殷紂不
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
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

曾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
 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
 ○**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與是
 力責臣明是入君非上天也。虛君所下明是慢人之
 德故以滔為慢也。○**傳**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
 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
 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傳

對遂也

傳

云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
 任彊禦衆對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對直類反攘 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傳** 作祝詛也伯
 如羊反宄音軌

極究窮也

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且禮

詛求其凶咎無極也

或作詛祝周救反

文至

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

用善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眾懟為惡之

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懷竊為姦究之

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

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

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

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

言此強禦眾懟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

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義之至於內。正義曰

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

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眾懟為惡者懟謂

狼戾戾非一人故言眾也此彊禦眾懟之人不但狼

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

對謂就此眾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為奸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總名故箋以盜竊配之。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詛故言作祝詛也屈極究窮皆釋言文。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屈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

傳

魚然猶彭

文王曰咨

亨也



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

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魚白交反休火交反
亨許庚反逞勅領反

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



背無臣側無人也



云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

無卿士也

陪本又作
培蒲回反

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既

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歛

聚此志意不逞奸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

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

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

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

也于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

正義曰魚然自矜莊氣健之貌與

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

故知歛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二
 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

從式

傳

義宜也

傳

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

沈湏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

。湏面善反徐莫顯

反飲酒齊色曰湏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

傳

使晝作夜也

傳

云愆過也女既過

沈湏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傲用

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讐起連反號戶刀

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

同崔本作講或一本作或號或呼俾必爾反使也本亦作卑後皆同沈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為于偽反

疏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

荒如是天不湏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

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

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

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譴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

事此取以大壞。**疏**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

云飲酒齊色曰湏然則湏者顏色湏然齊一之辭故

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湏為同色也湏者人之所為
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湏然而醉者
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如蟥如沸如羹
傳蜩蟬也蟥蝦也
疏云飲酒號呼之

聲如蝻蟪之鳴其笑語杳杳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蝻音條蟪音唐沸方味反蟪市延反字林云蝻蝻
蝻音偃蟪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蝻蟪青徐謂之蝻蟪

楚人名之蝻蝻秦燕謂之蝻蝻或名之蝻蝻
郭云俗呼為胡蟪江南謂之蝻蝻杳徒答反

喪人尚乎由行傳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云殷

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

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內夔于中國鞏

及鬼方夔怒也不醉而怒曰夔鬼方遠方也云

此言時人怵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夔皮器反

南反怵市制反又特設反文王至鬼方。毛以為
設文云習也好呼報反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

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蝻之聲如蟪之鳴言其謹譁
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噴沓無
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
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
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曩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
但人皆倣之此曩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
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唯小大近喪謂君
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
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蝻蟬蟪蟪。正義曰
釋蟲云蝻蝗蝻蝻舍人曰皆蟪也。方語不同二輔以
西爲蝻梁宋以東謂蝻爲蟪楚地謂之蝻蝻楚辭云
蝻蝻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蝻一名蝻蝻字林蝻
或作蝻也青徐人謂之蝻蝻然則蝻蝻亦蟬之別名
耳。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蝻蝻
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蝻蝻也沸無食名故知
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
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今但不得沓沓無節耳。

傳

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爲上由

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
 行。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
 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
 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
 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曩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曩屬以流河曲則曩者怒
 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
 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
 無節即又責其曩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
 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
 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云此言紂
 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

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按用也

音戶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

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

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為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按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為戒自改悔乎。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顛什沛拔也揭

見根貌。云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本揭然將蹶枝

葉未有拆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

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什蒲比反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
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

以不用為戒。夏戶雅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

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欲將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搗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

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

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

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

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春夏

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

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

鑒改脩德教故也。顛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

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

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
 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
 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揭蹶至皆死。正
 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貌蹶謂
 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
 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
 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
 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
 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
 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云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亡

密也。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

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

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
而言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
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
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
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
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
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
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
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
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
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
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
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
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
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
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

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
 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篇
 鄭為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
 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
 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
 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
 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
 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
 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
 言以自肅警侯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

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云人

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

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肯

然。哲本又作詰亦作慙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

人之愚亦維斯戾

傳

職主戾罪也

箋

云庶眾也眾人

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

罪也

疏

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

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

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

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

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愚人也若眾庶凡人之為

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

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

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註定

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

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

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為然也。

傳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

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

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繇口其繩則直是內

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

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

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

○正義曰皆釋詁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云競彊也人君為政

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

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

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教道同

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傳

訐大謨謀

猶道辰時也

圖

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邇庶事而以歲時告施

之

訐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漢音莫為于偽反篇末今我為王同

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

圖

云則法也

圖

無競至之則。毛以為上言賢人不期毀儀佯愚此言宜

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為國無疆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所以得賢則疆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疆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

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
 威儀維與下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
 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
 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
 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也釋詁云梏較
 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競彊。正義曰釋言文。
 傳許大至辰時。正義曰許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
 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
 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
 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
 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狹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
 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
 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
 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
 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
 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

承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
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
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
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
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荒湛于酒



云于今謂今厲于也與猶尊尚也王尊

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

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

覆苦服反下覆謂覆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

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



紹繼共執刑法也



云罔無也女君臣

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傲女所

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

○共九勇反注同奸呼報反嗜市志反傲戶效反索所白反其在至明刑。正義曰上言用賢可

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于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

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奸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慙於今時何故弗

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

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與猶至之其正義曰與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

云傾敗其功德。○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肆皇天弗尚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淪率也



云肆故今也胥皆

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

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爲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

音倫 淪 夙

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

傳

洒灑章表也

傳

云章

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

以此也

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
埽素報反庭音廷灑色解反

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傳

邊遠也

傳

云邊當作剔

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

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

州之外不服者

遇他歷反沈上益反復揆又反
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

說

肆皇不蠻方。毛以為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幽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于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至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酒埽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者不服為異餘同。淪率。正義曰釋言文。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古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為災所以謹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此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

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
戒群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
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洒灑章表。正義曰
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酒水溼地也章
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章文至以此
。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
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
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
不振戒之使勤于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
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群臣掌事者掌事謂
六卿也。○邊遠。正義曰釋詁文。○邊當至服
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邊蠻方
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邊當作剔剔謂治毛髮
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以外爲
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
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
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
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

治軍實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

虞傳

質成也不虞非度也

經

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

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非度待洛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下不億度同。

傳

話善言也

變

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快反。話戶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傳

玷缺也

變

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

誰能反覆之

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

疏

質爾至可為。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

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物汝為君之法度

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預防

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

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

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

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

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

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正義曰釋詁文質平成

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箋以為平其

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〇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
 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
 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
 及邦國之君也平爾萬民之事即教令事也慎爾為
 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為君故文兼鄉邑
 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
 安不忘危故常豫戒。〇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
 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
 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
 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
 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〇王之至覆之。正義曰
 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
 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中
 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
 為重故特殷勤之孝經
 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

舌言不可逝矣

傳

莫無捫持也

說

云由於逝往也女

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

自輕恣也教令一往于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易以豉反注同捫音門

無言不辯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

子

傳

辨用也

說

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賣實物惡則其售賣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

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辨市也反徐

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

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傳

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無易至不本作是承。毛以

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

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

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

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于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

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

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

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

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

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

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

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辭字

為異餘同。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

其舌是手持之也。由於至已之手。正義曰由

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

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

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
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
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
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
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
○**離**用。正義曰相對謂之離。離者以與用言語
故以離為用。○**離**教令至于弟。正義曰箋以用非
離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離報物價釋詁云
離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為之離其意言于
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主也武王謂諸侯云我
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
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
無不及矣。○**繩**繩。○**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愆。○**輯**和也。○**視**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

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胎本又作脇香及反又虞劫反沈又於闔反諂勅

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脇有竦體也諂笑強笑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傳西北隅謂

之屋漏觀見也。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

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

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

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

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

前反漏魯豆反觀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南隅謂之神饌仕眷反扉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傳

格至也

云矧况射

云矧况射

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未而有厭

倦乎

度待洛反注度音亦

說

視爾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

于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角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

求于愛無能一臣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

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即因

責此不媿之人女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去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

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况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

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未疑去即厭之也。**圖**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為文

故爾友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

釋宮文觀見釋詁文。 **西非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幣注云幕以布幄幣以緇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為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

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求之時事也
特性禮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豆敦設于西北隅
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扉降注云扉隱也
不知神之所托或者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
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扉則室中無人而云
在室不愧屋漏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卽俸當有事
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
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
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自日光所漏入非
鄭義也按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饌於與是謂陰厭尸既設之後
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
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按特牲士禮有陰厭
陽厭又此詩不媿於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
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
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有賓
尸故也。○**尊**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矧**况至倦
乎。正義曰矧况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况者皆

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設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况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為德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賤鮮不為則

禮
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僭差也 **禮** 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

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

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賦者少矣其不

為人所法。○替本亦作諧子念反注及下我替同鮮息淺反少也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

也投猶擲也。○擲而赤反彼童而覺實虹小子。傳童羊之

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云童羊警皇后也

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

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戶工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辟爾至小子。

毛以為王當法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

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至使常止仁信不過

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

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

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

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

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觝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為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餘同。傳女為至階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為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為善則民善之辟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證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階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傳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傳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虹潰擇言文。傳童羊至小子。正義曰

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爰用角觚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為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亦事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

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

傳緝被也溫溫寬柔也

箋云柔忍之木荏染

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

○荏而甚反
染而漸反荏

染柔意緝亡巾反恭音共本亦作共
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刃

其維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傳話

言古之善言也

覆

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

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

二者竟不同

話戶快反說文作話云話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

說

荏

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
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緝被之
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
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
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
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
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
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有其本心言王無本性

不可教也。○**緝**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緝被不訓緝為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柔。○**緝**柔忍至為德。○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

猶恭人則言緝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緝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

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為德。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

非但對面與之親提。擗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

啓覺。○於乎上音烏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擗尺世

反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借假也。云假令人

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
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

傳

莫晚也

傳

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

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王言之無成本無知

故也

○莫音慕本亦作慕與音餘

傳

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

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我
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但
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擗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
教導之熟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爲人父非復又少也今萬民
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是其意望
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
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

知是終無所成也。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
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
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

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

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愬音素。後皆同。至不來。

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為憂不樂也。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

其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教覆用為虐 **傳** 藐藐然不入也 **傳** 云我教告王口語

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 **傳** 諄字又作諛之純反又之閏反說文埤

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 **傳** 藐藐然不入。正義反爾雅云悶也聆音零 **傳** 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

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傳** 耄老也 **傳** 耄老也 **傳** 報反 **傳** 正義曰曲

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曰述也亦為自也縣箋以聿為自以

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
言王亦將從此而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
所謂老將知而耄及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之是耄則無智也

庶無大悔 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侮慢也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 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

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 曰喪上音越下息
浪反韓詩作聿喪 取

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云今我為

土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

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

匱盡而大困急 忒他得反濡于橋反邪似
嗟反行下孟反匱求餒反 於乎

棘。正義曰：自上以未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為政，當如昊天，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

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為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字良夫

○芮如銳反國名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芮伯至

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

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

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

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

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

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亦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
 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
 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
 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
 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
云桑之柔

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

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

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攝王之

德
○菀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捋方活
 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鳩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

作暴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樂或作洛同音落郭虛
角反濡而轉反此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茈同被皮
寄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 **傳** 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

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舍
初亮

反注同兄音況注同
本亦作况填音塵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傳

昊天斥

王者也



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

下民怨懣之言

○倬陟
角反



苑彼至我矜○毛以為苑
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

而柔濡故苑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
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
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
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
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
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

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耳
 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
 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喻昊天之王者汝
 居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為忍之
 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
 為異餘同。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
 也某氏引此詩李延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
 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燿也舍人曰毗劉爆
 燿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爆燿郭璞曰謂樹木
 葉缺落蔭疎爆燿也劉者葉之稀疏爆燿之意故云
 爆燿而稀也瘼病釋詁文。桑之至之德。正義
 曰箋以菴彼捋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桑濡謂蠶始生
 時爆燿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
 燿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
 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
 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
 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倉喪至填久。
 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

蓋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珍絕至久長○正義曰珍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滋益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
昊天斥王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倬明至之吉○正義曰箋以倬為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四牡駉駉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傳

駉駉不息也鳥隼

曰旗龜蛇曰旒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

箋

云

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

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駉求龜反旗音輿旒音光翩音篇

本亦作偏泯面忍反又名賓反徐又音民隼苟允反適長上下歷反下丁丈反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

傳

黎齊也

傳

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

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

燼者言害所及廣

黎力奚反燼才刃反本亦作盡同

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

傳

步行頻急也

傳

云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

行此禍害比比然

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

傳

四牡至斯

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駢駢然建旗旆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
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
痛也。鄭唯以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
兵寇者又以類爲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
行之不已也餘同。駮駮至泯滅。正義曰駮駮
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
旒春官司常文駮是旌旆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駮
駮也旌旆止則納之棧中言其行而駮駮是在路不
息以旌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
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
故泯得爲滅。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旌旆
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
久出征伐也王旣不能平亂則徧殘諸國諸侯彊弱
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缺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
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黎齊。黎不至
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黎不至
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
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燧燭旣然之餘以比兵窮

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之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為行也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傳**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害。○**傳**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傳**此比然。

疑定也。○**傳**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

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傳**從兵役無有

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傳**復扶又反不復考慎

同。○**傳**疑定。正義曰疑音疑。○**傳**疑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傳**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傳**競疆厲惡梗病也。○**傳**云君子

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

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呼報反爭爭鬪

之爭比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

下同此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

不已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字居憚厚也云辰時也此士卒

從軍次勞苦自傷之言慙於巾反熒光於謹反爾

尊忽反 多我覯瘠孔棘我圉圍垂也云瘠病也

罔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瘠武巾反一音憂心至我圉。毛以為上言不

昏注同罔魚呂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

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困為禦寇為異餘同。○**傳**宇居憚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為居憚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重厚也某氏曰詩云憚爾重厚是憚重同也。○**傳**此土至之言。○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拒邊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傳**瘠病至之事。○正義曰瘠字從病而以昏為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傳**為謀為惡亂况斯削。○**傳**悲慎也。○**傳**云女為軍旅之

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

任非賢

○慈音秘 別指略反

告爾憂恤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

集

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卷

云恤

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

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

之道當用賢者

○濯直角反 語魚據反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卷

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

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

○難乃且反 下患難同

卷

為謀至及溺○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

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與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

傳 忠慎。正義曰釋詁文○汝為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

傳 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傳 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

非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如彼逆風亦恐

之優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鄉優吧莽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云

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吧然如鄉疾風

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

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

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夫明王之法能治人者

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斂聚之臣

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

○逆音素優音愛莽字又作逆

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拏同逮音代一音大計
 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
 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畜音色
 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穡也尋鄭家畜一字本皆
 無禾耨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下同啞鳥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

嗣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

畜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如彼至維好○毛以為

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
 時亦甚可為之吧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
 虐逆於人心之甚也由此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
 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卻退之使去不得
 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
 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
 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
 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

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 俊吧至天祿。正義曰：俊吧，釋言文孫炎曰：心吧也。郭璞曰：嗚吧，短氣也。莽使釋詰文夏官司勳云：治坊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儒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傳** 肅進至害財。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吧者，風吧，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

王不能用善故知葬云不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
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
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
葬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爲進惡故以稼穡爲
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
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
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
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
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已作力於民爲君
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
之人代賢者食祿也大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
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人謂出其
賦斂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
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

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已
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
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
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箏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
輸稅若載師舍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
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
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
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



云滅盡

也蟲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
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

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

○蠹莫侯反說文作蠹
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

作蠶云衣服訶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恠謂之蠱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



云

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

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譴念天所為下此災

○恫音通本又

作同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



天降至穹蒼○

暹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
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

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為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

說災害之事降此蠱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

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
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
家家盡皆空虚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
有欲眾力一心共諫諍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
之災者乎○
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文

蟲食根曰蝻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瘁病亦釋詁文
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
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
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總
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
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
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
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為贅
婿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傳**恫
痛至此災。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
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
從行也旅調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
力說爭念天所為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能故
總之而云靡有者責
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考慎其相

傳

相質也

傳

云惠順宜徧猶謀慎戒相助

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

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

之審

○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

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云臧善也彼

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

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

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

○肺本又作拂芳廢反



維此至卒狂○毛以

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眾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龍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

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有肺腸行
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
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
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相質。正義曰傳讀相
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
慎之義亦當與箋同。○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
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言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
助也。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
云執王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
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
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臧善至
宣猶。正義曰臧善釋言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
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已
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
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已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
若皇父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已自任則迷於是非
不知善惡所使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
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物

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為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為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眾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雝雝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傳

雝雝

衆多也

箋

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

彼林中其鹿相輦耦行雝雝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雝所中反聲類云聚貌

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輦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傳

谷窮也



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罪役一本作罷役

罷音



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

皮

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

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為今汝羣

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自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

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

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其進

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性性眾多。正

義曰性即詵字詵羣聚之貌故為眾多也。譖

不至不如。正義曰讒僭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

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

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

鹿之性性者為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為相

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性性

故言鹿之不如。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

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前無至故窮。正義曰

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為前罪役是既施
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卻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
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
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
進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傳

瞻言

百里遠慮也

傳

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

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

迷惑信用之而喜

○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蔭字皆同狂王居死反鄭求芳反為于偽

反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傳

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

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卑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

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別彼列反 卑在卑反

疏

維此至畏 忌○正義

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辨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辨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傳**迪進也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

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反索音色**疏****傳**迪進○正義曰釋詁文

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也顧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重復而昇進之故亦分為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

者而愛
小人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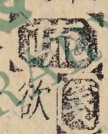


云貪猶欲也天下之

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

恚使之然

○荼音徒
慍舒運反



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
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

欲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
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毒者

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比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
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

眾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
乃由慍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隧

道也



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

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

○大毛如
字鄭音泰

遂音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中

垢言闇冥也

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垢。

子曰

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

天

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

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

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

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為

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

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

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

傳 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陳道也。

傳 西風至其性

○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

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

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 中垢言暗冥。○正

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大

風有隄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傳

類善也

箋

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

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

效之

○敗伯邁反注
同應應對之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傳

覆反也

箋

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

敗類之驗

○悖蒲
對反

傳

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之
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為也

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

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

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

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

類為等夷為異餘同○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

類等至效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

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
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
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
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
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
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
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
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
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曰居上位而行此
人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居上至之驗
○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
其不能用善竝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
是使我為悖逆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
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
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為
類善人欲教之為善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
故為

敗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與也我豈不

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

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

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
○聞如字 又音閑 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赫炙也○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

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

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

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嗟爾

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旦反○至來

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
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

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翻飛之蟲竹其羽翮
 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
 此詐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
 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行汝何為反於我來赫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
 必將誅滅。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
 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
 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
 為戈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
 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居制
 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
 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赫炙。○
 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赫與主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
 定本集註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
 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
 誤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云職主諒信也

民之行失其中者王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

涼毛音良
鄭音亮下同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云克勝也為政

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

酷口 毒反

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



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

者遂用疆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嗟反 邪似



民之至用力。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

敗言下民之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
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
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
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
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
相陵由王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
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

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
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餘同。傳涼薄。正義
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號多涼德謂
號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
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
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
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
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
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
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競逐至多端。正義
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
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
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
生多端多端則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
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
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戾定也

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

也令力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

反

去善猶大也我諫

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已

諫之甚

詈力 智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反

云予我也女

雖觶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

當受之而改悔

觶距都禮 反距或作拒

反民之至爾歌。毛以為由上非理化民故

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令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

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

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

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

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

女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反**辰定

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也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云仍叔周大夫也

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

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仍而升反撥半米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

徐憂於救反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

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

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

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

能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

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

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

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

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

世反諸王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
春秋撥亂而作欲治亂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
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辭經辜既太甚是也側者
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救處身反側欲行
善政以銷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
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
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
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

疏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
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
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
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
喜之之事。仍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
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
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
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
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年六年至其
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
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
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傳回傳也

云雲漢謂天河也昭

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

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愒苦蓋

反貪也本又作渴
苦葛反篇末同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傳薦重臻至也
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

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

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

同與音餘下所困與
精誠與殺我與同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傳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

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雨
○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偽反

下為旱同
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而候見倬



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
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
人何罪而爲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
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爲旱之
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
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悛牲物又禮神圭璧旣
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爲諸神曾無於
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
雲漢至假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
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
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
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
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
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
釋言云荐再也信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
饑爲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臻至釋詁文
○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
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

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
 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
 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
 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其一有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
 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
 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
 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
 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
 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
 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祿圭有瓚以
 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
 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
 有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僖二十五年左傳曰凡
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物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
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
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
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
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
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
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遇止災沴者則不得
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
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禴
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
祭星也雩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寒暑不時或禴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
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禴禘禘政說注云
造類禴禘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
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若

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
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
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
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

傳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箋

云

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

○大意泰徐他
佐反下大甚並

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
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熅云熏也郭又都冬反韓詩作
炯音徒冬反殷於謹人或如字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傳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

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箋

云宮宗廟

也為早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僖二十五年左傳曰凡
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物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
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
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
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
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
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
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遇止災沴者則不得
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
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
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
祭星也雩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
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禴禋祭說注云
造類禴祭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
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若

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
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
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
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

傳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箋

云

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

○大意泰徐他
佐反下大甚並

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煜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
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熾云熏也郭又都冬反韓詩作
炯音徒冬反殷於謹反或如字 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傳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

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箋

云宮宗廟

也為早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

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官宗至徧至。正義曰以言祭祀而云官故知官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云自郊徂宮為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羣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為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視故云不臨。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斃斃是恐敗之義故為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

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為不絕之義也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推去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了然遺失也



云黎衆也早既不可移去

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

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

有子遺者言又餓病也

推吐雷反注同兢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答反

霆音廷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子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

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摧至也



云摧當作唯

唯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相毛如字鄭

反又子雷反鄭旱既至于摧。毛以為宣王言旱

作唯子雷反熱已大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

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

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

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

死之眾民無有子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

餘又皆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

有遺畱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

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

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

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

○鄭唯以于摧為嗟嘆告困苦之辭為異餘同。傳

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釋

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為戒也業業危

釋訓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

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
 誤也。黎衆至餓病。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
 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
 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子遺無有子遺乃是
 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子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
 死存者又餓無有子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子然
 也。推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
 故轉推爲嚙嚙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
 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氣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
 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
 呼之號呼即吁嗟告苦故先祖與干摧共句爲文勢
 然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

傳

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

命近止民近死亡也



云旱既不可御止熱氣大盛

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

○沮在呂反炎如連反本

或作憐音同近附近之近並音秘又必二反本亦作庇陰於鳩反本亦作廕

羣公先正則

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子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

祖文武爲民父母也



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

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

天雨

○辟音璧下同雩音于祭名



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

卻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既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

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眾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
 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
 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
 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
 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
 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
 欲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沮止至死亡
 之狀故為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
 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
 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漸故為民近死亡
 大者多眾之辭故箋以為眾民之命。**傳**先正至父
 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與羣公相
 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為民父母但
 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
 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
 欲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
 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

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王不助之意由
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
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
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王別。文故以先王為卿士以
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
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
及。卽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
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
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為震如倏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傳 滌滌旱氣也

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倏燎之也憚勞熏灼也

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

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

於火言熱氣至極

○滌徒歷反。懸蒲末反。憐音淡。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木又作樊。

同扶云反。憐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燠子消反。難乃

且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云不

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

慙媿於天下以無德也

○遯本亦作



旱既至我遯。毛以為宜。

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焦枯如炎之熒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

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遜遜慙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憚暑為畏懼此暑為異餘同。○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慙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慙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倏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倏如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為灼也。○憚猶至至極。正義曰後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慙鬼為加增於前故箋言為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

熱氣至極也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僭不知

其故



云瘳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

所尤畏者魍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

而致此害

○黽彌甚反又音湏瘳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僭七感反曾

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

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悔恨也



云虞度也我所

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

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

也

○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神本或作明祀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



瘳病至此害○正

義曰以禩字從病類故為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我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

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

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

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鞫居六反疾音救本或作宐又作究同趣七口反
趣馬官名秣音未穀馬也說文作秣馳式氏反本又
作弛同縣音玄陳許氣反長
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云周當作周王

以諸臣困於食人人期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

能豫止

音周

瞻印昊天云如何里



云里憂也王愁

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音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

字憂也本亦作瘰爾雅



旱既至何里○毛以為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禮救

厄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
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
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
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饑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調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調救而止不爲者以此今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人無人不且調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調給言王渴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爲餘糧也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各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卽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曰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穀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

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
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
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
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
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辭
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
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
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
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
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
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
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使
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
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
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

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
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
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
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
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歲樂器而
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
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
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今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
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
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
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
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
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
升去兔四穀不升去罔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
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
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
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

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總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致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為深閔之辭。周救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周當至豫止。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太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里憂。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傳

嘒眾星貌假

至也

傳

云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

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

緩之時今眾員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

成功者若其不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

○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

鄭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

傳

戾定也

傳

云

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眾

官之長憂其職事

○為于偽天津同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傳

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

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令力瞻仰至其寧。

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千之故遂瞻望仰視

於昊天唯見有雲然此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

雨徵遂感二言曰汝聽大天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

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故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

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

贏而不救以無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

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困乎乃

以安定汝之所居為此衆言之長以其為官之長則

與君同憂故勸彼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羣臣仍憂

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是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

為王既勸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

有雲唯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感謂羣

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

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

我求雨無得懈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

將不久若其得雨卽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

○正義曰以噉文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大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卽戒太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度已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使女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於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手書

雲漢八章章十句

卷之三

三

諸暨圖書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

申國名

○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疎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故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

保毛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

反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


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
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
人爲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
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
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賜賚
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
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
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
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爲
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
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其總言宣王之美其
褒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
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
是褒賞之實也○尹吉至國各○正義曰六月
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
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上也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
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
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
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
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
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

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
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
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
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
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
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

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

周之苗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

云嶽者何稱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傳 翰幹也



云申申伯也甫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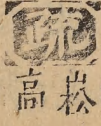
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

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

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翰戶旦反又

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



且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全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

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天


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
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
其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
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幹之
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藩屏四
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
祐故有此賢智也。○嶽嶽高至大功。○正義曰嶽者
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釋名云嶽竦也。亦高稱也。
山大而高曰嶽。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嶽。郭璞曰今
中岳嶽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嶽也。
嶽功德也。風俗通云嶽嶽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
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
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
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
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
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存國。
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
 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
 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
 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
 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
 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
 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
 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
 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秦宗伯注皆
 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
 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
 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
 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
 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
 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
 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
 有為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

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
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
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
衡恆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今司樂職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
當爲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
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
岳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
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
岳不數嵩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
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卽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
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
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控
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
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
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
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崧高爲
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

爲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
 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嶽降神祐助姜氏姜
 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
 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
 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
 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
 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
 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
 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
 秦之爲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
 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推云天柱謂
 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
 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
 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
 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
 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
 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

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
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按書傳虞夏傳
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者
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
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
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
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謂四
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
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
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
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
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
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
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
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
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
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
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

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
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
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
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
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
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
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
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
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
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
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
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太姜
之姪逢伯陵爲般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
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中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太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
胄胤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
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箋**申伯至言之○正義
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
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爲周之楨
幹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
捍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
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
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
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至年老耄荒恐其重
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
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于四岳故連言
之甫侯訓夏贖刑卽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
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
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
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
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間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

南國也傳云疊疊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疊疊

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士佐

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

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然傳○疊亡匪反纘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

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傳

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

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

也。離力智反下皆同傳直傳反。○曰言疊疊然勉力於

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

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

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

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

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

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恆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

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

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疊

疊至云然。○正義曰疊疊勉也。續繼釋詁文以文勢

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以申伯之賢

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

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
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
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
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
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
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
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
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
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
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
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
伯亦得爲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
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
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
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
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召伯至功事。正義

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

釋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目定

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

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

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

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按黍苗序云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

肅言**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城

也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徹治

及右閣

毛詩疏

卷之三

八

也

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如字後放此

王

命傅御遷其私人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人家臣也

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王命至私人。毛以為王既命召伯

合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傲其城故以庸為城。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

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徹治至賦稅○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卽徵稅故爲治田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地指謂此也襄一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謂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法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卽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

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傳**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冢宰也

傳

俶作也

傳

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

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俶本作併又尺叔反

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躋躋鉤膺濯濯

傳

藐藐美貌躋躋壯貌

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

傳

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

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藐亡角反 躑渠略反濯

直角反沈士舉反樊

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

歲丹反為于偽反

往營謝邑說而告王言申伯

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

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

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

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躑躑然而疆壯又賜

之故賜以此物也。○傳淑作。正義曰釋詁文。○受

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攻為事故言居謝之事

是營之下乃云有傲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

而作城郭此有傲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

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廡庫無所不為而獨言寢

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

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


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



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鉤魯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

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宮中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按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也  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

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乘繩證反注同復

扶又反 下同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寶瑞也  云圭長尺

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

九寸而下  音界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

富王之舅也  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

也安也

音記

王遣至是保

○毛以為王於是發遣

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

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

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

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士於是安居之矣皆命

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

寶為異餘同○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

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駒膺是王之私

恩也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

示已厚之意○**寶瑞**○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王瑞

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

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

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

也○圭長至而下○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

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

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

郟地名

郟地名

受

云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云

○餞賤淺反沈祖見

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迅去食也郟亡悲反又亡莫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

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云還南者非就王命于岐

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

上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云糗糧式用遄速也王

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

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疆居良反峙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糗

音張遄市專反委於偽反積子賜反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

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郇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中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

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

申伯也俗本時作時者誤也。○**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邁**行至郿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糗糧**至之行。○正義曰糗糧式用釋言文適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

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隣爭訟也
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
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上宿之
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
徒有序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
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
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
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
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
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
上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申伯番番
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申伯番番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

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云

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

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

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

釋

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

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

○翰協句

音寒徧音遍下同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傳

不顯申

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

箋

云憲表

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疏

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

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
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
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
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

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矧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為汝為異餘同。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為天下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太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徧至之言。正義曰府逆是徧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為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不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申伯之人為表式箋以其昭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

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云揉順也四國猶言

四方也

○採本亦作柔汝又反又
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

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

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

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風福鳳反注同王如
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

爾鄭士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

贈申伯至申伯○正

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
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

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
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

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
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
復自彊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揉
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
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
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吉甫至贈增○正義
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
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
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
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
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碩大至
爲樂○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
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彊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
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
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
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
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工美申伯而已申
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

也詩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 烝民

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

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使謂之能故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

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
典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烝衆物事

則法彝常懿美也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

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

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法皆同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云監視假

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衆民

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

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

說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

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

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

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

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

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

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

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

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

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
年左傳民有奸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
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
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
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
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
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
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奸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
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
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
文耳愛卽好也欲卽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爲
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爲彼此之
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其稟於
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
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
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
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

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鳳**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耆泰誓文也被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

者證天從民意也按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
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
天乃為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
皆是上天為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
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為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傳

云嘉美令善也善威

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

子是若明命使賦

傳

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

傳

云故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

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

教使羣臣施布之

○道音導解佳賣反本
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傳

仲山甫
至使賦

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羽翼然恭敬旣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爲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旣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敎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爲此明君中興周室。○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屏官次謂恆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於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敎使羣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王命仲山甫式是百

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傳

戎大也

箋

云戎猶女也躬身

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

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

音壁

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傳

喉舌冢宰也

傳

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

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

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

發應

音同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

傳

王命至爰發○毛

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

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
 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
 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
 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
 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
 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
 愜故易以為汝汝施汝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
 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
 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
 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
 心始行在力命盡心力使為至忠也○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
 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
 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主
 命者異○
 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
 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
 自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
 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

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傳

將行也

箋

云肅肅敬

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

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

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箋

云夙早夜

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莫音暮

傳

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

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

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人亦有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宜王也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音汝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

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音汝

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矜古頑反音汝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

說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

疇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卽是不茹不吐旣言其喻
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
爲茹禮稱茹人亦有言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毛亦其事也

圖之

傳

儀宜也

圖

云翰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

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

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

甫自我也

○翰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儀毛
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

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傳

愛隱也

圖

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

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衮冕

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

也○袞古本人亦至補之○毛以為人亦有俗諺

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

志寡能舉行之考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

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

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

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

益之以此固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

惜為異餘同○翰輕至自我○正義曰翰輕釋言

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

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

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

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

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

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降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傳**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恡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歎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袞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觀禮謂袞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袞爲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袞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傳**袞職至山甫○正義曰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傳**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

捷言樂事也 **箋** 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懷私為每

懷仲山甫犯軼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征夫捷捷

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

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捷在接反軼 **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 東方齊也古

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

姑而遷於臨菑也 **箋** 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

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鏘七羊反本亦作鏘 **同**逼本亦作偪彼側反

監於解反蓄側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

其反臨蓄地名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

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

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然動而高大

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

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

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

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

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

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言述至

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

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

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

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

於事也。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

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較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

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

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

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枉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傳駢駢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遙疾也言周之

望仲山甫也

傳

去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

○駢求龜反喈音喈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傳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傳

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

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傳

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

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駢駢然壯健入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程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性情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

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傳**駸駸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
 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遄歸者言
 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
 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
 曰解詩而此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
 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
 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傳**穆和至其心。正義
 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
 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之風 烝民八章章八句

七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云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

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

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

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

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韓奕六章章十二

翼騷素刀反動也祚祖路反句至諸侯。正義

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

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

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

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

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文命以顯其美序先言

賜者欲見命亦言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

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

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

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

以總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

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

韓國之山高最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尚以爲望
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
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
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
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
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
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
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
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春猶外郡之名太守也
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
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
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
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
與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
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
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
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

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
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
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出
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爲之後
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
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
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
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
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章
昭云騷謂遼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當繼之而與
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
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
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
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
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
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傳

奕奕大也

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
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



云梁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

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

○甸毛徒
遍反鄭繩

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
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戎大虔固共執也

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解音懈
共毛九勇

反鄭音恭
云古恭字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庭直也



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夫法度

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古且反辟音璧君也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

為于偽反楨音貞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旁之野

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

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

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

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

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

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

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

為汝其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

汝君為異餘同。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

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

云甸治大禹之功效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
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
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
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
侯伯也以其命之使韓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
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
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梁山至諸侯。正義曰以其言甸
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
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
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
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
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
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
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
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
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
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

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
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
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
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
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
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
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
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
賦上皆無定字。○**傳**我大慶固共執。正義曰皆釋
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傳**朕我
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
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
○正義曰
釋詁文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



脩長張大覲見也



云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

於宣王而未享禮其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觀乃受命

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本黑上有昔曰二字璆其

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

玕珠也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鞞鞞淺幘幘章金厄圖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

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草也鞞鞞

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也圖云王為

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

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簞第漆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倻草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

○綏本亦

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簞徒點反第音弗錯七各反

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鏤音漏錫音羊鞞若郭反皮

去毛口鞞鞞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軫胡肱反又茲

三回幘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篋同倻音條倻草謂

轡也厄於草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

大如指似蠶沈音晝字為于偽反朝直遙反藩方袁

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

搯於草反一本作厄

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

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

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

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簞爲車之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縷金如於馬面之錫又以皮草鞞於軾中虎皮淺毛幘覆其軾俸皮爲轡首之草此草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旣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揜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彊大是張爲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諸侯至其
 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
 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
 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
 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
 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
 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
 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
 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
 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
 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
 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
 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
 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
 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

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徧蓋亦分之
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
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
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
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
禮卽以朝儀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
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
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
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
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
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
貢玉韓在河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
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爲衆寶
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按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
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
以禹貢大畧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
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
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惟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觀乃受
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
也○**傳**淑善至鳥蠋○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
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卽玉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
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
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綏
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
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
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草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草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
憑者也鞞爲鞞中蓋相傳爲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
之皮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
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鞞鹿鞞春官中車
言大鞞豸鞞皆以有毛之皮爲鞞此云淺鞞則以淺
毛之皮爲鞞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幪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石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幣前授綏而云拖諸幣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軾軾卽軾傍之立木此幪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蠲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王爲至搯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卽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弗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弗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簾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存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旣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蒹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中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中車注云鉤婁領之鉤樊讀如鞮帶之鞮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按釋言云麓屬也郭璞云麓音狸舍人曰麓謂毛也屬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屬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中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中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草故知倻草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此諸外物不得為倻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搃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也 二處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傳**屠

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 **傳**云祖將去而祀較也既

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

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

送之故有酒

○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

其殺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傳**殺菜殺

也筍竹也蒲蒲蒻也

傳云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

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

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

所駕之馬曰乘馬

○殺戶交反本亦作肴同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滅皮菽音速

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藜音弱膾古外反

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



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且子餘反又

七救反胥思徐



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

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

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

鼈與可贈鮮魚也其菽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

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

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傳**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卽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傳**菽菜至蒲蒻。正義曰菽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菽故云菽菜殺對肉殺故云菜殺謂爲菹也若平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筍竹蒲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魚鼈至
 曰乘馬。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
 通俗文曰煇煇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
 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煇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
 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
 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
 深蒲謂蒲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
 也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
 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
 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蕻大如七柄正白生嫩
 之其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蕻之
 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
 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
 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
 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

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箴之下文與其穀其藪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其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禁其多言行者以多爲榮故言有也。且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父卿士也。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

云反蹶居衛反羸直例反梨音離又力
今反又作黎比音毗黎比莒君號也 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入鸞鏘鏘不顯其光 **傳**里邑也 **箋**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

也氣有榮光也 **將**七羊反 **諸娣從之邶邶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 **傳**邶邶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

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

也 **傳**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

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傳**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邶直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 **傳**韓侯至盈
反曲顧一本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 **傳**門。毛以

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
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
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
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
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
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
作者先言受命乃文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爲居汾
水之王爲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
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
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
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
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
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
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玁於漢則河東永安縣

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冀久在汾地
時人囚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
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稱配使黎
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舉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
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
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
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
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
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旣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
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
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
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
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
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

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傳姑蹶

父姓也



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

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

最樂

信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

史

傳姑蹶父姓。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

反

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傳

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

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

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

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

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也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鱣甫甫麀

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也嘯嘯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音房鱣音序麀音憂嘯愚甫反本亦作麀同熊音雄

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

虎竊毛曰麀貓 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

命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邇反又於顯



云慶善也蹶



云甚樂矣韓之

訐况角反魴

反安也譽
協句音餘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

師衆也

箋

云溥大

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

完

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完音桓

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

傳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

箋

云韓侯先祖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

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新之
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
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

其後追也貊也為獺狃所逼稍稍東遷

○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

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獺本亦作獺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狃

實墉實

壑實敵實籍

傳

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窾也

箋

六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
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
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敵收斂是賦

稅使如故常

○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
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

豹皮赤豹黃羆

傳

豹猛獸也追豹之國來貢而侯伯

總領之

○豹本亦作狔音毗卽白狐也一名執夷草
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論

溥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

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
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

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自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
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

有其追豹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
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

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
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

深是壑正是田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
百蠻追豹獻其豹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

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王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體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下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賢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猶戎狄之國者，以猶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猶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猶，猶卽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猶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非國，則先祖亦受非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其僞譯。

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
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
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
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
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
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駉用
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
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
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
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
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
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
正其口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其國時百蠻是侯
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
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徽狃所逼
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
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

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彊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實墉至其壑。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卽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旣完則實墉實寔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旣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儉又近於并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

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常自爲之
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
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貍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貍白狐其子穀郭璞
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貍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
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
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貍
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貍言皮則豹羆亦獻
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
夷自以所有而獻之
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云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二水名

疏

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
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
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
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
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
之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
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
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浮浮衆彊

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云匪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

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滔吐乃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

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下主為同竟音境本亦作境同

既出我車既設我

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鋪病也

云車戎車也鳥

隼曰旗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自

安不舒行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鋪音吳江漢至來鋪○世義曰宣王之時淮

反徐音孚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

合流眾疆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

而廣人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工命

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

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
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旗以往對陣
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
爲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
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
貌而言衆彊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彊大也
下云武夫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爲武貌則
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
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
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
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
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
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江
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嶧家導漾水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
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
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

之許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
 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
 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
 也何則士眾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淮在江非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江自廬江亦東非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非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非皆有夷也淮夷
 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
 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
 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鋪病。正義曰釋詁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
 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
 承其下而云出車設廌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

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殺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

傳

泱泱武貌

傳

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

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

○湯書羊反泱音光又音注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

馬給使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傳

云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

其志也

○爭爭

傳

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

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泱泱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

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召公至於王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



召虎召穆公也



云滸水涯也式

法疾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
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
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
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

言者

濟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收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

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云

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

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分

符問

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

反

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

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澣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澣水涯釋水文疾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

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爲賤子司馬子曰蓋以蹙之爲已感矣何休云蹙迫也已甚也感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感是齊桓之兵急蹙之也鄭言急蹙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蹙切之公羊爲蹙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爲次耳。于往至事終

○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書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肅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王命召虎來旬來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

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

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榦之臣以正

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

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

謀敏疾戎大公事也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

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

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鞏音兆韓詩云長也
祉音恥福也大謙音泰

命王

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
命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
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
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
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
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
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管宣爲
徧戎爲汝爲異餘同。○徧至康公。正義曰旬
徧釋言文彼旬作狗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
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

辨之。○**來勤至勸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

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

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

不宜亦訓為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

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眾國以統

上二文也。○**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

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滅行之疾也地官師

氏三德有敏德是**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敏為識解之疾也。○**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釐爾圭瓚**

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

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

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蕘合而鬱之曰鬯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釐爾圭瓚一罇告于文人



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早反秬音巨鬯勅
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傳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

田附庸



云周岐周也田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

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 錫本或

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
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云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

言使君壽考而已



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社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

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
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

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
 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
 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
 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既拜而稽首稱言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
 而已。○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柜黑
 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繁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柜
 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
 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
 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
 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
 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
 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
 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
 異也釋器云自中尊故曰自器也按春官鬱人掌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
 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祀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秬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糞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今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太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卽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

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成矢施也 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

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

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

以下是也

○休許蚘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虎**虎拜至四國○

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

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

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

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

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

辭如也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

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

事也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

定本為弛字非也○對答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詁文作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

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
 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
 注皆六對成
 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 and '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諸證圖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音亦云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音亦

騷素刀反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

徐音蕭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

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

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

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註皆有然字經六

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

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
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
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
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
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
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
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
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
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
中軍是也○戒者至釋騷○正義曰三事統緒
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征伐徐國之
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
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
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

傳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

祖皇甫為大師



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

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

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

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

○赫火百反字又作嚇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

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

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

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警音景掠音亮



赫赫至南國○毛以為今

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

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太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赫赫至大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大帥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大帥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大帥未知

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
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
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
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
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南仲至兼
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
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
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
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
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
皇父爲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
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
宣王之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
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
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
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
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

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
 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
 警戒六軍之士眾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
 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
 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
 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
 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
 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
 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
 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
 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王謂
 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

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徐士

傳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

涯也

箋

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

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

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

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警戒

○陳如字徐直觀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

普涯也說文云水濱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傳 誅其君弔其民

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傳

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

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

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為之于偽反下為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疏

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
 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
 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
 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
 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
 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
 我兵之來也不久雷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
 立王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
 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
 尹氏至浦涯○正義曰以玉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
 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
 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
 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
 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
 失入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父宜是字而
 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涯水邊也說文云浦水

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也。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人天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畱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畱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

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爾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

傳

赫赫然盛也業業

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

釋

云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

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

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

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

馳走以相恐動

○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釋音亦鄭作驛音同

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從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震驚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

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

○霆音庭

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

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

急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
 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
 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
 如此乃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
 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
 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
 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玉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
 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
 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赫赫至騷
 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
 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
 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
 遊其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
 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
 遊釋陳騷動皆釋詁文○作行至恐動○正義曰
 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
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
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躬身
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
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侯故云徐國
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
恐動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

濱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虓然濱涯仍就虜服也

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
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
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

者也

○如震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闞呼減反
徐火斬反又火改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

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𦉳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潰符云反鄭

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治也

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截木結

反斷端

王奮至之所○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

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

虎臣之將闕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潰涯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

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旁有罪之國皆

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虎之至虜服○正

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

釋丘云潰大防李巡曰潰謂涯岸狀如墳墓是潰為

涯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

為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止義曰以其

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敦訓為厚於義不
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
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
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
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
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翰苞本也



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

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

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嘽吐
丹反摯

音至閒
音開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緜緜靚也

翼翼敬也濯大也



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

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

勝也

○縣如字韓詩作
民同度待洛反

注

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
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

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間
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
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
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
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縣縣然安靜不行暴掠
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
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
往必克敵也○**釋**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閒暇
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
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
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
二事也○**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
故申述之鳥飛已足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擊如

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
之永矣軍師之眾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
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
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釋**縣縣至濯大○正義曰縣縣舒緩之意故為靜
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釋**王兵
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
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
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
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
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乎淮夷之事然則淮浦
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
知言必
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釋

猶謀也

釋

云猶尚允

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

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陳直刃
反下同

徐方既同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

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

王猶至還歸○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詁文○傳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傳八年平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傳

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春

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騁

○卬音仰此及召旻二篇

幽王之變

傳

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

大雅也

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

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傳

凡伯至來騁○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

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

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

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

不謂與此必

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傳

昊天斥王

也填久厲惡也

○

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

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吳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

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

以為罟瘵愈也

○

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

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蝨賊

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

大惡

○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蟬本又作蝨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瘵勅畱反卒尊忽反

○

瞻印

至夷瘳○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
爲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
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
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
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
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蝨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
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
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
以不安○**傳**昊天至墳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
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
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
者旣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大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
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墳與塵同故以爲久○**傳**惠
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
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卽是不愛之驗先言不
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

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瘵**病至瘵愈○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瘵謂病愈愈亦止也○**屈**極至大惡○正義曰屈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童設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蟲蠹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蠹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為俗本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為自誤也



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

○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之



收拘收也說赦也

○說音稅注同
一音他活反

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



哲知也



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

多謀慮乃亂國

○知音智王申毛如
字哲音詰本亦作詰



人有至傾城

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

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城國若

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

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
哲知○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
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

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
 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
 陰靜故多謀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
 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
 國任奴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豈無極是
 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
 同者於時褒姒用事于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
 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
 用非言婦人有**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智皆將亂那也



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鳴惡聲之鳥喻褒姒

之言無善

○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似音似

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

近也



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

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

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

用其言故也

○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

疏

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

滕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奴亂國政也厥其

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奴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

寺為近○長古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

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

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鞫**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

不極伊胡為慝

傳伎害忒變也

疏云鞫窮也譖不信

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

窮屈人之語枝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

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信也○鞠居六反枝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又作如
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

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
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
文章服旣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
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

○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絃獲耕反耒力對反所

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

嗣單音丹繭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禕音輝副首飾禕

是禕衣少詩照反纁素刀反本亦作繆同益蒲

門反維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

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寤屈人之言語出言則

為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

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

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可痛傷也既

云出言不善又責其于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

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

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紉干預男子之政亦

非宜也○**○**忤害忤變○正義曰忤者以心忤格前

人為之患害故以忤為害也釋言云爽忤也孫炎曰


忤變雜不一是忤為變之義也○**○**鞫寤至不信○

正義曰鞫寤釋言文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為


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
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爲善此刺褒
姦自以爲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
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
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
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
以蠶織爲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
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苧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
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絃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和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
副禕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裘冕也諸
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
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
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
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
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

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臆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文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行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所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所者朝旦之名言大所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

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
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
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
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畱養蠶者
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
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
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
三宮之夫人亦如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
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夫晰之
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宮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
命婦治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
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
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旱涼脆采之風戾之使
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歲旣單矣單盡故彼
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
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爲說若
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
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

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
 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
 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
 尊不過亦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
 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
 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綌也凡繅每俛大總而手
 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
 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
 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識知至於利
 ○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
 三是三才之數數之
 小成故舉以言焉

維予胥忌

傳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云介甲也王

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
 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

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

違也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殄盡瘁病也

云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

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庭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

下邦國將盡困窮

○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

解餘皆同

○

刺責至忌怨

正義曰刺譏者皆責

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

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

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

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介甲至

叛違○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

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
 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
 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
 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
 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
 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
 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
 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
 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
 旱蟲螟霜電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
 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
 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
 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
 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類善**殄盡瘁病○正義
 曰皆釋詁文○**弔**至至困窮○正義曰弔至釋詁
 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
 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
 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傳優渥也

傳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

異譴告之直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

亡則人心無不憂傳渥於角反傳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傳幾危也傳云幾近也言災異

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傳離力傳天之至悲矣

傳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

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

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

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

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傳

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傳正義

曰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害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也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感沸檻泉維其深矣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檻泉

正出涌出也感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

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感

音必沸音弗感沸泉出貌藐藐昊天無不克鞶傳藐

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

藐大貌鞏固也



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

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藐亡角反鞏九勇反箴之林

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厥沸至爾後○正義曰言厥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

人心之憂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先何故不從我之後

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正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

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

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王者至箴之○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云閔病也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各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各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意作者指言旻天爲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饉民卒流亡

箋

云天斥王

也疾猶急也瘼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

民盡流移

○昊音民

我居圉卒荒

傳

圉垂也

箋

云荒虛也

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疏

昊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此昊天之王者

其爲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毛詩疏

卷九之五 三十

及古謂

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卽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威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蝨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也。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爲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爲類，則威爲酷刑，罰喪爲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爲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爲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爲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大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止謂

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傳**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

訐 **傳** 訐潰也 **傳** 云訐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

以羅網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傳** 椽天椽

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傳** 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共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

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王之國

疏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

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詔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

酷其害於人，如蠹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

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極毀之

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

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誑潰。正義曰：釋言文。

○**傳**：誑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誑潰之義，以

誑字從言，故知誑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

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誑為潰。誑言內則蠹賊為外

故云。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

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

知蠹賊內誑，是臣之眾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誑是相

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

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極天至

矣。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極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

夫是極天，謂天殺極，謂極破天。極文連故，并舉其類

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正義曰：釋

詰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殄而滅
之○昏椽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椽
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闈人注云闈人司昏晨以
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
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
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
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
者引月令其器闈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
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闈人之
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
以昏為奄者按周禮序官闈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
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闈人與之為類
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闈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遊
亦如之注云圍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圍
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闈人是闈之用人非獨奄也
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而則墨刑
皆亦為闈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
外門則用墨耳闈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

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
 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宮與寺人
 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閤謹房
 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闔是奄人之官名也
 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
 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饒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
 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
 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故謂之謀滅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

傳 臯臯頑不知

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



云玷缺也王政已太壞小

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臯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

也玷丁簞反窳音庾裴駟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我位孔貶

傳

貶隊也

傳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

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

異 ○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

傳 卑卑至孔貶 ○正義

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隆 **傳** 曰上言小人為謀將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卑卑然志識頑

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處惰而不供職事心頑

力情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

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

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

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果微與諸侯無異

也 ○ **傳** 卑卑至其事 ○正義曰釋訓云卑卑瑣瑣刺

素食也舍人口卑卑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

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翁翁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竄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竄懶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懶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傳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箋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

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酉謂棲息也苴上如反槁音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箋

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

○相息亮反

傳

如彼至潰止○毛以為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

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遂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

稿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夫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傳**潰茂至棲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遂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傳**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為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

佞傳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

病賢也

傳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疾音救病也字一或作

灾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稗替廢況茲也引長也

傳云疏麤也謂糲米也

職下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楛之黨反食精稗

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

○稗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未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樂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斛春為八斗音子沃反傳引○毛以

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
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高
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
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
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糲之小人由汝當路
以病賢者何不早日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
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事益使亂長故責
之○鄭唯彼疏斯糲為異餘同○**○**彼宜至引長○
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糲言其
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為賜也賜小人
之物使之益多故以况為滋又為益引長釋詁文
○**○**疏糲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對糲則糲於糲也
糲於糲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
疏糲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
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糲
昏秣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
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削之云乃茲復主長

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十糲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
 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頻厖於糲故為疏也
傳 頻厖也
 云頻當作濱厖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

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

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
○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賔俱云厖也

素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頻是古濱字者與音餘
傳 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
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

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

○溥音普裁音災徧音遍下同



池之至我

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

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內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

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

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

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

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

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類當

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類故破

之也傳作類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

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

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去池水之益
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
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
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

傳

辟開

蹙促也

傳

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

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辟音闢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傳

云哀哉

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喪息

傳

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辟日蹙甚

浪反

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於

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
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

卷一

古

卷之十一 經六十二 詩三百六十四
百五十五 章四首 詩三百六十四

諸 暨 圖 書 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